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負曝閒談 第二十五回 演壽戲名角弄排場 報參案章京漏消息

話說老不要臉桐自認識春大少爺之後，車馬衣服都漸漸的架弄起來。春大少爺本是個糊塗蟲，只曉得鬧標鬧闊，於銀錢上看得稀鬆。老不要臉桐又是老奸巨猾，始而買東西上賺點扣頭。有些家人們妒忌他，他倚著和春大少爺要好，任憑他們如何妒忌，只是沒奈何。光陰荏苒，已是隆冬時候了。有天，春大少爺在估衣鋪裡瞧見一件索庫倫的貂馬褂。原來這索庫倫是老貂皮，毛深而緊，與那些秋貂冬貂大不相同。春大少爺用五百銀子買了回來，十分歡喜。十二月初一，是他母舅華尚書壽誕，他在華尚書宅子裡充當戲提調。這天定的是玉成班，一早掌班的戲箱發來了。

春大少爺穿著白狐開氣袍，套著海龍馬褂，腰裡掛著鮮明活計，都是長圓壽字的，嚷著叫家人單拾掇一間屋子。家人們請示：「單拾掇一間屋子乾嗎？」他又嚷道：「單拾掇一間屋子，讓叫天兒抽煙呀。」家人們唯唯的去了。少時，拜壽的絡繹而來，都是些什麼尚書、侍郎之類。春大少爺張羅了這個，又去張羅那個，早忙得他氣喘如牛。等到開了席，端上面，他匆匆忙忙的吃了一碗，擦過臉，鑽到戲房裡去了。

那時台上已唱過兩三出吉祥戲了，他四邊一望，只有小朵兒一個在那裡扮妝呢。他便走過來，替他理簪環，調脂粉，亂了一陣子。外邊一疊連聲說：「大人請春大爺！」春大少爺跑到了裡邊，華尚書正在那裡聞鼻煙呢。他說：「舅舅有什麼話吩咐外甥？」華尚書道：「沒有別的，前回軍機上陸大人說過，他喜歡聽叫天兒的戲。今天他有事，光景下半天才來，你好好的叫叫天兒伺候著，別走開，回來找不到。」春大少爺答應了幾聲「是。」退下去便嚷著叫家人們去催譚老闆。家人們說：

「催過了，譚老闆還睡在被窩裡呢！」春大少爺打身上掏出表來一看，道：「現在已經十二點鐘，他怎麼還不起來？真混帳！」

家人們說：「他傢伙計提過，就是上裡頭當差使，也得兩點鐘才去呢！」春大少爺無言可答。一會兒，小朵上場唱過了《花田錯》，便是孫怡雲的《宇宙鋒》。孫怡雲《宇宙鋒》完了，是李吉瑞的《長坂坡》。這時已經兩點多鐘了，陸大軍機也來了，春大少爺本來認識，上去見過了。陸大軍機只說得一句：

「今兒你當提調辛苦了！」便扭轉頭和華尚書說別的了。春大少爺在上頭沒有意思，便又溜進戲房裡。看看戲單：

李吉瑞的《長坂坡》下來，是金秀山德王君如的《飛虎山》；《飛虎山》下來，是餘莊兒的《馬上緣》；餘莊兒的《馬上緣》下來，就是叫天兒的《討魚稅》了。春大少爺躁腳道：「怎麼還不來！怎麼還不來！」道言末了，家人趕進來說：「譚老闆來了！」春大少爺大喜，趕著跑出來，只見叫天兒穿著猢猻袍子，翎眼貂馬褂，頭上戴著皮因秋兒，皮因秋兒上一塊碧霞璽，鮮妍奪目；後頭跟著伙計，拎著煙槍袋，挾著衣包，另外還有行頭。春大少爺便說：「秋峰，你怎麼這個時候才來呢？」

叫天兒慢條斯理的道：「起遲了，累您等了。」春大少爺便讓他到剛才拾掇的那間屋裡去坐。

叫天兒進了這屋子，伙計打開煙槍袋，揀出一枝犀角槍，擱在炕上煙盤裡。另外有一個紫檀木的小方匣子，開了蓋共有三層，每層上是四個煙門，三四一十二個煙門。伙計又在一個小口袋裡掏出一個玻璃罐子來，玻璃罐子裡滿滿的盛著一罐子煙泡，伙計們替他一個一個的上在煙門上。這裡叫天兒脫去翎眼貂馬褂，裡面原來穿鹿皮坎肩兒呢。春大少爺忙著叫家人泡好茶，家人們端上茶來，又擺上許多茶食，紅的綠的，共有十幾種。叫天兒端起茶來，喝了兩口，便說：「我告罪，要抽兩口。」春大少爺忙說：「請便！請便！」春大少爺卻不走，一邊坐著陪他。叫天兒躺下去，呼、呼、呼一連抽了七八口，這才有點精神，一面抽著煙，一面和春大少爺閒談道：「大爺，您去年買的那個銀合馬，還在那哈兒嗎？」春大少爺道：「喂著呢。」叫天兒道：「腳底下可不錯？」春大少爺道：「也還下得去。」叫天兒道：「我前兒買了一對醬色騾子，花了四百銀子，毛片兒一模一樣，連城根周家那對都趕不上，您明兒瞧著吧！」

叫天兒正在高談闊論，他伙計急得什麼似的，跑進來道：

「老闆，場上餘莊兒唱了一場了，你老扮戲去吧！」叫天兒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又抽了七八口，這才站起身來，對春大少爺道：「我扮戲去了，回來見吧。」春大少爺格外周旋，又把他送到戲房裡。叫天兒從從容容的扮好，餘莊兒已經下來了。接著《討魚稅》，外面場上的鼓，打得兩點兒似的，叫天兒才放下京八寸，掛上鬍子，一掀門簾出去了。春大少爺知道大功告成了。

這時候天黑了，內外點起燈燭，照耀如同白晝。春大少爺出來歸座，一會兒覺得身上那件海龍馬褂太累贅，便叫：「來啊！」家人們答應著，春大少爺道：「拿那件貂馬褂上來！」

家人們在衣包裡取了出來，春大少爺換上。這時候叫天兒正唱著《昨夜晚》一段，台下鴉雀無聲，靜靜的側著耳朵在那裡聽。

唱完這一段，陸大軍機連聲喝采、叫賞。跟班的答應著，便掏出一封銀子，呈上陸大軍機過目。陸大軍機皺著眉頭道：「這裡才五十兩，太少了！再加一封吧。」跟班的又掏出一封銀子，兩封一齊扔到台上去，台上出過紅人謝過，陸大軍機便欠身向華尚書告罪，說：「是要早點回去歇著，怕明兒誤了差。」華尚書不便強留，送了陸大軍機出去。

回來朝春大少爺一看，便和春大少爺道：「你來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春大少爺摸不著頭腦，只得跟著他到一間書房裡。

華尚書道：「你這件馬褂，是幾時買的？」春大少爺道：「前兒才買，舅舅看好不好？」華尚書鼻子裡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虧你是世家公子哥兒，連這點規矩都不懂！你可知道，這件馬褂，主子打圍的那一天，才穿上一回。你配嗎？快給我脫下來破！」

春大少爺羞的滿面通紅，只得把馬褂脫下來。華尚書叫小跟班的進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到上房裡去，對管衣裳的十九姨奶奶說，把我前兒收拾好的那件甘尖的馬褂拿出來，請春大爺穿。你把這個帶進去吧。」說完了這句話，便踱出去了。

春大少爺只得在書房裡呆等，等那小跟班把甘尖馬褂拿出來換上，才搭訕著出來。少時開席，開過席戲也完了，各客俱散。春大少爺無精打采，混出了華尚書的宅，回家安歇不提。

且說這華尚書名叫華林，是滿洲貴族蘇九瓜爾佳氏。少年時由一品廕生出身，現任禮部尚書，在朝裡也是個有名角色。

這日是他散生日，沒有大舉動，不過唱唱戲，請請客罷了，已經鬧得人仰馬翻了。第二天，到過衙門，又到各處去謝了步。

回到宅裡，門生故舊已經擠滿在書房裡了，華尚書一一接見。

便是部裡的司官，趕來畫稿。諸事完了，快天黑了。華尚書極好的酒量，終日醉鄉。伺候慣的家人們，便擺上幾種小廚房裡弄的肴饌，捧上酒來。華尚書自斟自酌了一回。

忽然門上傳進一封信，信上圖書花押重重。華尚書暗自猜疑。拆開信封，上面蓋著一張小字名片，是薛機。華尚書低頭一想，想起了：薛機是軍機章京達拉密。心裡忐忑道：「什麼事呢？」再看那信上寫道：

今日周楷遞呈封口折一件，參公賣缺得賄，情節甚重。上意頗怒。公速求陸軍機以解此圍，否則恐有不測。十二月初八日名叩閱後付丙。

華尚書看罷，把他酒都嚇醒了，連忙說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楞了一會，又想周楷這人名字好熟，想了半天，恍然大悟道：「就是有天在吳侍郎席上，他請教我，我沒有理會他那個人。這真是杯酒戈矛了！」一面換衣服，一面叫提轎，上陸軍機宅裡去，求他解圍。